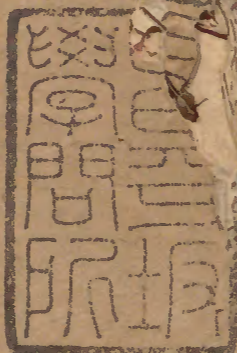


北齋書

傳廿六之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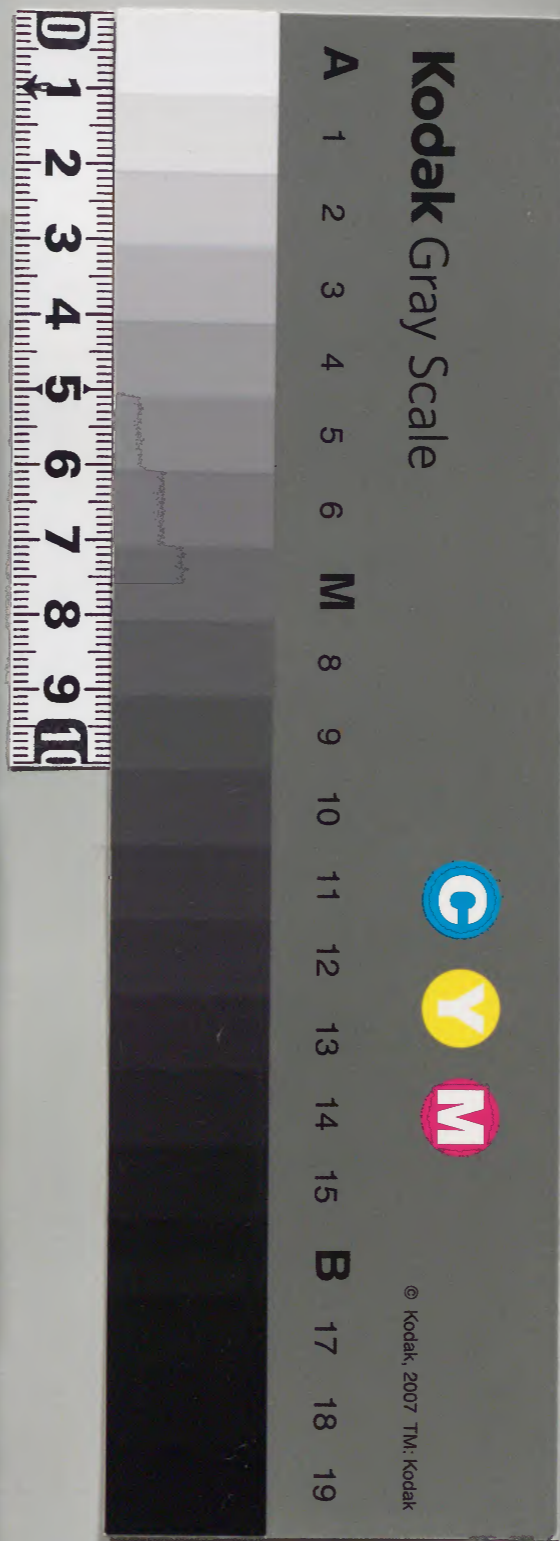


				五〇	漢書門
			四四		
			三七		
			八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〇				漢
函				書
一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47
冊數	8(6)
函號	320 19

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博雅卷之五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吉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舞履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六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
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
深敏出入門問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
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
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
信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獻敬遂為之罷酒

子恭復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後
更欲刮目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法盛昆
季就學者二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嘗落地奉
兒咸爭之惜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
之天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宅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
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
曰汝輩但如遵彥謹自具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
肉之食惜從父兄黃門侍郎是特相器重曾謂

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可定家龍文更十歲後
當求之千里外是嘗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便
謂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後惜客
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盛賞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
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
入晉陽西懸壘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
惜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親晉
不拜及中山為社洛周陷全家被囚繫示幾洛
周滅又沒苻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惜

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象中吐之仍管暗不
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
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
中郎將鎮河梁愔適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
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
之遂相與扈從遠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
世故未竟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
河間邢邵隱於高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死
侃參謀帷幄朝廷以其入津為青州刺史北道

大行宣淫愔隨之任有部鄆人楊寬者求義從
著愔請津納之俄而苻燕幽州愔時適欲還都
行過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
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三史慕容白
澤禁止為遣隊送歸榮責防禁送都至安陽亭
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
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
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然不意深相憐
慮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得官屬

禮武至信都遂殺刺韓門便引見營楊興遂陳
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
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楊寬於馬前叩頭請
罪情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
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情作祭天文燎畢而
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
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情出及崔悛遭離家難以
與禮自居所食唯鹽菜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悲
相開慰及韓陵一戰情每隨先登朋儕咸

歎曰楊氏儒生一遂爲武士仁者必壽矣

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
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
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
一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極進葬言
凶儀不衛三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
盛寒風雲嚴厚情跪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
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情從兄幼卿爲歧州刺史
以宣言情言見誅情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

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鄒秀之嘗言三能因致書
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信遂
至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日勿名姓自稱劉士
安入高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剎迹之窟之
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二謂
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之遣
情從兄寶猗齋書慰諭仍遣出州刺史公等業
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既除太原公歸
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高若承封華陰縣侯

皇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前騎常侍為
梁使至碣磔戎州內有惜家舊佛寺精廬禮舞
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
行與疾還艱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
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
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
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
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
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九年從尚書令文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
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
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
證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昭帝所誅時
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
咸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
妹及孫兄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

不言義輕如前後賜與多故之親族羣從弟姪
十數人並侍而舉火燒薄之厄日履復艱危一殮

之惠而合必重姓又歸拾而不問典選二十

餘年獎擢人倫以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

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

問或算稱姓或年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言

漫漬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忌

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契郭面我何

不識卿漫漬驚為服人調之曰名以定譽復漫漬

言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深士

深自言信曰盧郎三潤所以從王官尚公三後
衣紫羅袍金鏡大帶高李庶頗以為耻謂曰我
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山端
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三子
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
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情辭氣溫慈
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
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
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大保平原王

與信隣宅信嘗見其門公有富胡數人謂左
戎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
嘗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公而山長廣二
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信與尚書右僕射
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
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
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
在京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
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登

生養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
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
來爵賞多濫至是惜先自表解其開府封王諸
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
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及動以疎忌之
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尋云若不誅二王
少主無自安之理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
重宜速去之帝不許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惜
事議出二王為刺史 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

通書皇太后具此案已不官入季三日儀者北
州刺史高仲密之妻生仲密事入官太后與昌
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
皇太后情等又議不可令二三俱出乃奏以長
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大師錄尚
書事及二三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情等立
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云不可置三不可廢朕惜云
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無職有不定之理何
為忽有此慮長廣王以家直數十人於殿尚書

後室病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貴約
行酒至酒等我各勳雙之益彼必致辭或曰捉
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一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
信大言曰諸王構心欲發忠良邪奪天子削諸
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
曰不可於是情及王八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
頭面血流各十人柱之使陸孤康買執子默於
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
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唐嘉

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以殺之
關府成休寧拒門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
唐突喻之乃得入送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
妾在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
側立常山王以樽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
肉相連楊道彥等必擅朝權威福自己三公以
還皆盡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陪若不早圖
必為宗社之害臣等共謀生可為國事直賀拔仁斛
律金等稽首白王帝其業共執遵行等無官末

已出上萬曆十
六年刻本有一
目二字

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一時嘿然復望劉
桃枝之徒陛衛曰仰視帝不視之太皇太后
令身位不止有又履聲曰奴輩即分頭落乃因
問楊郎何在楊仁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楊郎所能留汝不好耶乃謂帝曰此等懷逆欲
殺我二兒必殺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
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
子受漢老嫗射的太后等謝常山王即頭不
動王公言劉老可下安必爾叔帝及曰天下

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見性命
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心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
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欲先拔其舌截其手太
皇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
之一照親內之曰以承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九殺擡頭生角又曰羊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去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
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也角文為用不
道人請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

姑媯子獻天和嘗帝姑六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息家口不問尋復等錄五家上歸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導彥元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揔機務馮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寒驢可非心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明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于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反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

中用為典軍將軍使於茹茹于獻欲驗相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即位之後委任彌望里除右僕射于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賊亦排衆走出省門解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才人夫為計遠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知道元之太子弟也以造元勳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昱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并孫也初為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為書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愔同詔贈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擢魏彭城守自梁陽

上馬頤聰敏頗涉文業初為太原公東閣祭酒

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

宋欽道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

僕舊與濟南欽神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

欽道與愔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此卷與通史同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三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裴讓之

弟諷之

雙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于
氏泣無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曰不自勉
幸父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
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言凶禮制多
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辨早得聲譽如天平
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語曰
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相物情友
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情每去此人風流警拔裴
文季為不三矣河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

一第諫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
諫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志
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
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與物物亦
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
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
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
容儀溫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三公兼中
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禁帝遜居別宮與諸臣

別讓之流涕歔歔以愛
欲為黃門郎或言其驢
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
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
賊清靖暮月之期翻心
轉責孫舍與久吏姦媾
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
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
政舊與讓之不協案不立

儀注封官奉縣男等
不堪趨侍乃除清河不
諸弟曰我與賈充之
河來云云姦吏欲更益
遠清河有二臺又因
有侵削因事遂入
之以其亂法殺之
故事案之符中高
當陛下受

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
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
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耶
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
諫之字士正少好儒學
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
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
便記今後見之於裴生
作十餘卷誌文皆可觀

比為內官情非所
合死文宣大怒謂愔
於是無敢言者事
之
拜得大學博士嘗從
是景疑其不能讀其
應奉五行俱下稱
楊愔聞門生說諫之
及皇弟亮

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謙終於讓和不如亮司空
高亮致書曰相屈為公人言公言謙之復書不受
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讓之留
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謙之為開
府屬號曰洛陽遺事在口敗謙之居南山洛州刺
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勿心至尋退遂隨西
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
州刺史謙之字士平
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
徒主簿楊愔每稱
河東士族言不少唯此家

不全無鄉音謙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沮隲

西平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推博清川崔瞻為忘年

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

重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永昌太守客旅過郡

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出為吏人所懷

任周平伊川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

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士玄梁安

之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

遷入魏別上勳書欲以微為元謀德曰創謀之
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
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
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訓親授以
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
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
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冀州刺史平構
庶魏大司農諸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

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
年等訟其不平並繫獄魏收書云意龍自云大
原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司附由玄傳李平為
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致訟語揚情云魏
收合誅惜黨助魏收遂白顯祖曰非斐等並免頭
鞭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在刑者之身不
歷臨漳懸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之節氏教誨勤
依禮典從弟朱榮平元顯由顯子是是尚

言二千六百郎中高岳征穎川復以爲都督中岳
參軍兼記室宣之文士兼有武藝行軍與岳惟帳
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以宴之文爲死令赴
晉陽成禮宴之後國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死勿以未貽世則文
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之
後行北徐州事尋
即真爲東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知百察州郡至北
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以制士月德頌數篇云
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遷兖州刺史未拜尋
贈齊州刺史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好學不倦博覽群
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於河間邢邵所賞
邵又與子彭文遊嘗謂子彭曰吾以卿老婦遂
出明珠意欲爲君壽記可丁由日名譽日高儒
雅指紳尤所推許
散騎侍郎歷文襄
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
中中以本職兼
太子統馬自梁魏通和感用文
中書兼官兼

接在帝局賦詩印必先成坐未出此盡工以敏遠
見美除中言侍郎脩國史以父子受言職居喪盡
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之喪盡所鎮嘉其至
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如公主崩公主初封藍
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並主所
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一王四已不虛矣主教
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古州深出於天性然動
世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如率廬於墓側
印人負朝廷深所嗟尚發詔亦擬揚改其所居

三為孝終里服亮當獲不刃嗣侯天保初常山
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
郎中上洛王恩宗為清都王辟為邑中正食貝
空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不勝喪至沉篤頓
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
第曰大兄厄病如此性至慈愛博之死日必不
令使大兄知之與泣聲必不可聞微致有感傷
家入至於袒戴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復
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高慎固密不說及短不

茂已長言論清遠有久倫於我朝野其志情之
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
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文嗣襲爵
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景遠通
直散騎常侍副本籍使梁遠歷位尚書郎中魏
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和
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潼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
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

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能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
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動還晉陽兼侍守
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言唯松年
哭甚流涕朝士咸歎武成雖忿松年意言情切
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
定律令前後大事多與松年參議由中丞參議晉陽
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諡曰
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如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刀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瑾場之和。世宗朝，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

五子瑛，瑛瑛瑛，瑛瑛，有志節，為世所稱。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卷之二十八

北齊書三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邢邵

邢邵字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
 光祿卿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
 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
 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
 目讀萬餘言族兄慈有人倫鑒謂子第自宗室
 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



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
雨乃讀漢書三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妻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備以記無所遺志文章
典麗既瞻且遠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
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暉等三
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奴皆為誦之語
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
察吏部心書龐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為忘年

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悅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
郎深為領軍元叉所禮之新除遷尚書令神雋
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劭作謝表須臾便成以
示諸賓神雋曰邢劭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
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
文雅大盛劭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
京師為之紙貴讀誦成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
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劭藻
思甚贍深共嫉之無洛中書人拜職多憑劭為

謝表嘗有一書勝初西宮大集賓食翻與邵俱
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
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
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
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
詔誥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
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乖給事黃門侍
郎尋為勳騎常侍太昌初勅令直內省給御
之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
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之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
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
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奏曰世室明
堂顯於周夏一學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
著矣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
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
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
元服分崩祚終二代火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

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
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
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
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
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祭樂
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實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為牧
豎之跡城隍巖固之重闕墉石之功墉構顯望
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

所謂治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
祖大造區夏道侔姬又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
若基址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
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君子所以匪忘卑億兆
所以行功立也臣又聞官方後能所以任事事既
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一無曠官之譏下絕尸
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士之名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鸚麥莖箕其共斗哉昔劉向有言三者宜
與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

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三於禮樂
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取於養人也三以為
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息安經國要重理應先營
脫復指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
進退以臣愚思言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器寧
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宮屈箠琢
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曲辰階脩此數條
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於海宇
作美榭高墉嚴壯於槐宮棘寺顯聖於中更

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
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
休歟靈太后今日配饗良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
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安當勅有司別議
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
臣多守一職兼帶領二官甚少邵頔居三職晉是
文學之首嘗三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頔有甘
露之瑞朝三旨作甘露頔尚書符令邵為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禮多自見訃訪勅撰哀啓後授

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
稱爲雅睦博覽見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
言尚爲意窮其指一受言以通儀公私諮問所疑
云志爲世者南每公卿會議事關與政邵援筆
立成遂引該洽帝命朝言取定他項計致宏遠
獨止少嘗時與濟陰溫子日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
之沮邪鉅鹿魏收雖天才豈能及而年亦同二人
之後以故子日升死後方稱邪魏焉雖收言其重
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脩威儀直服絮用充

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
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取天姿質素特安異
同上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容或解衣不見強且與
劇談有言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言常笑曰何愚
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
書言思之更日是一遺妻弟李李節才學之士謂
才心世間人多不聰眼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
曰若思不能信似便不勞讀書其婦其跡未嘗
宿自云嘗書入內閣爲狗所咬六言畢便撫三

六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於相須官客
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怒慈愛特深在兗州
有郡信云怨疾復變之廢寢食顏色敗損及卒
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其竟不再哭賓客吊慰
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聞遺滯田畝東吳以邊所
未有也右在卷二十一卷見行於世子大寶具有文情
薛之子大德入道略不識字焉

列傳第二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三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
緝祖詔父子建字敬心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
十五頗已書蜀文及八隨父赴皇遊好日騎射欲以武
藝云日遊於鳴雁伯調之曰魏部三行藝多少收慙
遂折節讀書百口月坐立以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
床為之銳減而精力不一以文章顯初除太學

六卷列傳二十八

六

博之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園中

以日晏復免吏部尚書奉神雋重收才學奏授

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

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

不立豪草文將千言所以無幾時黃門郎賈思

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一歩之才無以過此遷

散騎侍郎尋勅典起臣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

郎時年二十六卒武初詔收攝本職文詔填

續事咸稱旨黃門郎收佳陵從齊神武入朝熏灼

於世收初不諳門悽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

文收嗤其率直正負郎李慎以告之悽深憤忌

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悽乃宣言收普奉世出

入幃帳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

為逆八人收父老令解官歸侍南宮室將加彈劾

賴尚書辛雄言於中收利其奈惟向乃解收有賤生

弟仲同先亦為西歸因此懼懼上籍遣還鄉扶持

孝武嘗大發兵士立侍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

天寒朝野嗟在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

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少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躡富言淫亂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知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諫天柱大將軍魏帝勅收為詔今遂所請欲加加國間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齊陰昱子昇河州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閒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詒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竝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通行女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

嘉靖十年刊

三

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
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
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
得釋及孫季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
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蕪楚
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
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
國大才願大上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
憂豐交從叔季景有才子歷官著名並在收前

外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
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
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
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
疑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嗤翫
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
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
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
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

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
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曰比日莫能知收對曰晉議
郎董勛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
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
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而譏焉自為魏梁和好書
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
其書乃彼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
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
為高豆後神武入胡靜帝授相國固令收為啓啓

成上王文襄公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文官復何
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
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
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會餉不因共大笑仍謂
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
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二兼
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世為
蝮蝶文襄嘗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徒復數之奮

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屬已倒憺從容曰我綽
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
者魏翩翩者蛟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憺應聲曰魏收在
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
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收
身病之候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今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六

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
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及書徵建
鄴折簡刀口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
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
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
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
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
琎徐陵侯景既陷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
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

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
 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効耳文襄崩文宣
 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
 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
 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
 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
 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
 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一優以祿力專在史
 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群臣各言二日爾志收曰臣願
 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以帝使出直筆其後又詔

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勃收曰好直
 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
 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與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
 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
 紀表志傳言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造撰孝文
 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三遺業撰宗室
 焉下訖孝明書甚委悉濟陰王暹業撰宗室
 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

馬喜元植國子博士乃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
幹事總計動以成魏書辨定名籍隨條甄舉又
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
勅示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二百
二十卷五年二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
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
四卷地形二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
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
十卷總合紀傳合二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載其

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
啓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通唯取學流先相依附
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之輩雖夙涉朝位並非史
才乃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
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
飾以美言收頽急不亡此正平夙有怨者多沒其
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其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
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此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
修國史得陽休之助曰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

為卿作佳傳休之父曰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
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或在魏起后注收書
云國為北平甚有意故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
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天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志而增其善論云若修
德義之風則韋彭何害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
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同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
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要有非毀收皆隨狀

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山房祖公傳下頓丘平
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
不言收性急不勝其憤以誣其欲加屠害帝大
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位顯位至儀同功業顯
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亦不立傳博陵崔綽位
止太郡功曹更無事亦不立收外親乃為傳首收
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如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嘗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知為人所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其德而已

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善

矣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

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勸魏文且勿

施行今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

於眾口誼然號為魏史投器者相次無以

之二十石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

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

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又官不重論又旨

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志也

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

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祝姻為敏辭與舊史

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

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文加望公觀過知仁以流

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

三臺成文官曰三臺成須賦愔先以告收收上

三居新殿臺賦其文其壯麗時所作言邪為

已下咸不逮言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為

人曰其甚亞也八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使於
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
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
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
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
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墳
不平乃殺一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
文官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

傳位常山收謂且習曰古人云太子國之

本不可動搖至六尊三酒以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
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亦
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
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
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
自毀西復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
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
郡本丁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

薦三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
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
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歲
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勅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
本情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
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惜仍不奉
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
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詔仍除侍中遷太
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

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積日不出轉中書

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祿大夫仍儀同監

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睦時昕弟晞親密

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詔收

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

祖曰若使知作文詔我亦不言又除祖瑗為著

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善文詞士也聞而

善人口詔詔悉歸陽子烈善作復遺祖孝徵文

之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三格收議

三蕭社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三選曹備三恪

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考昭后送

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之又除兼太子少傅

解待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

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祕閣外人

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

任人寫之六寧元年加昭府清河二年兼右僕

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

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之名振俗都官尚書畢

收所長於斷割乃虛心倚收畏避不能匡救

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太臺

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

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

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譏論更相訾毀各

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又云江南任昉亦

體本疎魏收非直摸裴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

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書門郎顏之推

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瑛瑗答曰見邢魏之城否
 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
 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
 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
 三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皆國文詞皆收所作
 每有警言急受詔立成或時主使催促收筆不
 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
 邢相擬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
 水登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謀令其門客

與行遇嶮嶮船至得立可負裸然禡表美玉盈尺
 等數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
 遣范與明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
 前者有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
 初却心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
 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太
 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少年事
 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嘗覽管子之書其
 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

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學之
能公矢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主台山立為重有
潛其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極
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
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堯
征詩可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若
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
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宮之
間勞死生之地致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
不類而其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
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
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靈
滅二帝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囚庶
膏肓批舌死惡其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六業
與金石比取斯蓋厚棟不撓遊刃若然遠於
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上鼓動流俗挾湯
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
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

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全有身御。靈
魅，言鬼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
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蓬
經術，賦飲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
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
後己，情無繫於榮，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
丘歎，坐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
於斯，鬱鬱為羽儀，恪居屏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
則形士收，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力

志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激萬鍾之秩，投烈
風之閉，趣炎火之室，載驅而墜，其貽宴或躑，乃
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
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
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
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
為己，信私王非，身寶為縞，為紺，踰藍，作青，持繩
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去若無欲，知止知足，
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必慎於微，知幾

慮微斯亡則和氣察且慎福極攸歸昔遠瓊識
四十九非顏子降幾三月不遠跬步無已至於
千里履一遺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可大
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疑後夜則腐槿榮于枝
望暮而萎矣美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
欲多利不欲大產居德者田其其其體真者懼其
大直邊則羣訟集任重而眾怒會其達也則尼
父栖遲其志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
我不可而後知人之我厚之我不可而後知

之大無不有也

虛無不受也能用

至重可負也能信能順能走也能知能愚斯
可久也周廟之人三誠其口漏卮在前歎器留
後俾諸來商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
實武成復勅更審其又曰檢遂為盧同立傳崔
綽返更附出魏修史云有魏以來一門而
已至是加此八字云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
去弘農以配王意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
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幾喪在內諸公以後

主事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
宜有意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
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
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駭辭以不學收曰天
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
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
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
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
見當今言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

行爲先博學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
間邢子才及李貞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
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
察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與子才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
曰邢魏然收內西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
樂善胡舞文宣不喜於東山與諸優爲獮狻與
猗闔帝寤狎之收與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
嘲收曰愚魏表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署曹參
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
捷不拘若是是無緣文筆多憾於人齊之歲收
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二人長為嗣位至
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三十七

此傳與北史同但不序世家之八無論贊疑非

傳第三十

北齊書三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下藥

撰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署曹參
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
捷不拘若是是無緣文筆多憾於人齊之歲收
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二人長為嗣位至
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
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
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
道行臺高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
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齊天保元年
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積
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
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自
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記法者刺史先啓聽
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摠人事自術始
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新城二鎮將犯法
術皆聚衆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
辟朝廷以其奴婢自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
見許術乃送詔所司不復聞邢邵聞之遺術書
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
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
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
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大朝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
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
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
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
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
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
朝賢議定姓以令遷吏部尚書良南兖州梁郡許
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軋奴四互有得失

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沉
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
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
參本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
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
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不
無誇盡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
慙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
政少愛文文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

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據物多是
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書名畫
一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
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
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
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
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
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百孝行父卒廬於

墓側而終文遙公昭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監諡曰孝文遙公思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
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
初入洛諸賢皆資實之河間邢昺試命文遙誦
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
起家資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
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辭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
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

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諸令揚遠及母云堪
解穰侯印者必在新人後忽被中旨此竟不
知所由如此積年文之三後自三禁獄其手愧謝
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
部郎中孝昭擢為除大丞相府以曹參軍典機
密及陵祔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
事及帝大漸與平表王歸彥趙郡王敏等同受
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世遇轉隆歷給事書門侍郎
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
氏籍屬宗正第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
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選歷坐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
軒多行宜勅號令文武聲韻高出發出無滯然探
測上口時有委委者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
朝宰無多用所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一人選以縣
令為一人之一遂請革選於是密令一物一皆游子
弟登一用之猶恐其披訴物一召一神一門令趙
郡王一宣一言一唱一名一厚一加一慰一喻一士一人一為一縣一日一此一始一也
既與一趙一彥一然一和一士一而一同一被一任一遇一雖一不一如一及一深一清一貞

守道 人不為士開食運可政在 孟字之間然
性和 美物無競故已者 不在於疾之下初文造
自洛 三馬 三自也 頃元 衣良而已魏之

將季 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造即以與之及
貴此 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造大驚也加慰撫還
以與之 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令閑田至後
主嗣 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造
亦參 其議叡見殺文造由是出為西兗州刺史
詣士 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業

深媿 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造
疑用 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白甫
徐州 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 風
兼俊 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城之
等十 八人同入開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中
位尚 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
與范 暉盧思道交遊文造嘗謂思道云少兒
微有 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
道答 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

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志在著作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嘉之後高祖父難
為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
故為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改以字之
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晉贈
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
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
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
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室必

為常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飛客供寫書子如
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塵衣帽穿弊
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
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
軍起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令選沙汰諸
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
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
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漕造
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
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
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
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
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
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百
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
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
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豕
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

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
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
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為志謹每郊廟必令兼太
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替太
子知後事出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
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士
庶追恩號趙行臺頓文宣爾書勞勉徵為侍中
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

侯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為特進封
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瑛所間出西
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起
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一
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
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
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其定提獎人物皆
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
羣臣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皇中昭嘗謂之士

云其言衆心皆謂下右月歸何不見彥深有語

此以告彥深不獲口陳註謂其為時重如此常遜

言恭己未嘗以驕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

復還母傅氏雅有婦不識乃深三歲傅便孀居家

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於深五歲傅謂之曰家

貧而何以能濟其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

夫豈知其傳感其苦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肅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家訓

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

國太妃之深育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
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孥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
學步羣書書畫隸跡不與俗不書書字楷正云草不
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富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彦深
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然於安州刺史齊朝
宰相善始令然唯彦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
堅為中書侍郎然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乳
璋子君信並相繼口

列傳第三十

北齊書二十八

璋子君信並相繼口

口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

穢我鳳池然叔堅

材最劣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三十

北齊書二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崔季舒

祖誕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之魏鴻臚卿
 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
 才具年十七為州三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
 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承郎補季舒大行
 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

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臾腹心擢拜中書侍郎
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儀古于摠管歸中書李
舒言三日樂故內伎亦通誅其內伎屬中書自李
始也文襄母進書魏帝有所請或文辭繁雜
李舒輒脩飾通之得中書制戒而已靜帝報答霸
朝恒與李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轉黃門
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
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宿客輻湊傾心接禮甚
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

若得位侯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動
不法之襄無所縱捨外議以李舒及崔暹
為甚微然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
郎陽休之勸李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谷牙
李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欵恣其行
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
列其過狀由是李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
保初之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無遷生付中
儀兼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

揚信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遺母喪解任起復
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事退人
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
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
寧初治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
三司昭陽殿勅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一密
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詔被
置名告文以詎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至成
朝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

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特詔文
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
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
然遠近稱羨祖珽受委奏季舒摠監內作珽被

韓長鸞以為王黨亦欲出之屬重翟將

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
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去大
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
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詹曷辰李言

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事未決長鸞遂
奏去漢兒文官連名摠署聲去諫止向并其實
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官人集令竟
厥以季舒張雕劉湫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
斬之殿庭長鸞為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
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
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替室沒入貧產
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徒所無事更銳意研
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嘗解衣

縱貧賤斷亦為之瘞 庶子長君尚書
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部並流於遠與不終事
舒等穴七 以年老放 後南安王思好夏恭
朝廷罪惡 以季舒等目 言為詞悉召穴兄弟
子姪隨 趨晉陽事 數穴右等並從戮穴人妻
又追入官 周武帝滅 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
人同被 懷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

史云

祖瑛字 季微范陽狄道人也父瑳魏護軍將軍

瑛神情
後發言詞藻道遠少馳令譽為世所推起
家祕書
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錢注
嘗為
州刺史乃侯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屬
由是山
武顯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瑛開府
倉曹
神武口授瑛二十六事出而疏之一
無遺
大為俗為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去
出塞
如蟻蠕蠕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
瑛皆和之
大為時人傳詠
瑛性疎率不能廉讓

文統并

連珠孔雀羅維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擲蒲調新曲
招城市年少歌儻為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
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參軍元景獻
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
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瑛忽曰京獻妻也
席與諸人遞寢亦以人物所致其亭殿淫逸如
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瑛何應
隨府規為舍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
由是還仁舍曹班又委體附參軍瑛攝典籤陸

子先共為畫計請糧之際公子先宣教出粟十
車為寮宮投送神武親問之瑛自言不受署歸
罪一先袖武信而釋之班出而言曰此丞相天
緣明鑒然實孝德所兩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
利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
搜諸客果於班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
老馬常稱駟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
聞往復裴讓之與瑛卑狎於眾中嘲瑛曰卿班
那得知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駟駒一妻耳

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
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酒
者皆賦帽於班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
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嘗林遍略
文襄夕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
也班以遍略數秩質錢蒲文襄杖之四十又
與令中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菜二千
石代以書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分軍
過典以事高景略疑其定不實密以問彥空彥

深谷如無此事遂被推檢班即引伏神武大怒
决鞭二百配甲功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命日并
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一日作
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文一作作

詞也元康伯薦班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
就禁所具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
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
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備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去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瑛自知有犯驚恐是日常但宣一命向被言稱奉
并州約京須三經二部仰承親檢校權遣如此
則瑛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瑛果如德正圖
遂還宅薄曉就家燒之縛瑛送廷尉按犯在法
處絞刑文宗以瑛家事先世誠所司命吐何寬其
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
免例參於晉陽瑛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化諸伎
藝莫不精懷文章之外又善書律解四生天語及

陰陽

數犯憲而愛其才仗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瑛
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
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瑛尚藥丞尋遷典御
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截免官文宣每規之常
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旨除為章武太守楊愔
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忿
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瑛奏事瑛善為胡桃油以
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
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

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
後園使奕暉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
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
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時為中勞使尋
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詔初
珽於乾明皇帝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
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頗被責心常銜
之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
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至一或宗景列皇帝以悅
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
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
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如欲何
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
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
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金計也
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
士開許許因有差皇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
徵矣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責按

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章政今年太歲
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道并上魏獻文禱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
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
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述友善乃疏侍中尚
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罪狀令述奏之述懼
不敢通其事頗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
瑳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瑳曰厲聲曰臣由士開
行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既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
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嘗官鬻
獄政以賄成天下譟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
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
曰爾乃誹謗我瑳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文帝
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瑳曰何不開倉賑給
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
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不得名若
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瑳

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
爾自作范曾以我為項羽邪瑛曰項羽人身亦
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
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
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良亦
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
位非輔弼踈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
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
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瑛

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事遂於
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覆布大
臣意上言瑛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
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
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
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意
之以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壹外干朝政主太子
穆皆受幸瑛乃遺陸姐弟悉達書曰趙主深
心所忌瑛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

不卑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璉能決大事故以
爲謀士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三叔公帝
曰璉不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任帝
位者璉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璉不徵
心行薄音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賢者
必無功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
祿大夫尚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一 死後
仍說陸媪出產深以璉爲侍中在晉陽通密於
請誅琅邪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出

也 徵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
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
媪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璉爲國師國寶由是
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
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千人所住
宅在義井坊旁和隣居大事備築陸媪自姓宗
行如預朝野解律尤甚惡之選見竊罵太姬事
乞去宗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無息
處公三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有人掌中密

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璉極聞
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止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去問
璉證實又說謠去高山崩樹舉言老翁見月上
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璉并去言老翁是臣
去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以迫女
侍中璉之志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
段士良密議之眾人未從因光府軍封士讓啓
告光反遂滅其族璉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上

許之詔酒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
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之兩眼
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日面奏具陳璉不
合之狀并言璉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
璉亦見帝令引入璉自分踈并與元海孝相嫌
必景元海謂臣帝弱願不能諱曰然璉列元海
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
叔政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
城郡太守叔詒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

之復以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摠知
騎不外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
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
聖言堂立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重羣臣莫
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公道望
官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
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連百姓皆歸郡縣宿
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
以

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致乃諷御史中丞麗
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穆提婆
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奔及陸媼猶恐後主
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元胡君瑜
為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瑩欲
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怒百方排毀即出
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瑩還鎮梁
州皇后之廢頤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曰
益以疎文諸官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
合死本見和士開道老婢多才博學言為善人
故與之此來者之極且之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
死後三令韓長鸞為檢案得出勅受賜十餘事以
前誼其重誓不殺遂解琏侍中僕射出為北徐
州刺史琏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琏遣人推
出柏閣琏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
牽曳之而出立琏於柏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
送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一

寇百姓之戶琏不閉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
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賊無所聞見者不測所
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琏忽然令大叫鼓
諫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琏乘
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
賊先聞其言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響
弧縱鏑相與驚焉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
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追琏且戰且守
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

獵書史多諧雜執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臣
副中書郎瑛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彦容貌短
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入業中位至東平郡
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其禮之署為
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
殺瑛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遠兄
亦機敏言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
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
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隆

稱職更通司賓孝隱少處其山物議稱羨孝隱
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大
嘗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奉
獲仕瑛受任寄故今野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
從欲為官茂乃逃去瑛族弟宗儒少學有辭藻
嘗為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
春官都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伏誅

列傳第三十

北齊書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唐高祖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

生皮氏女由此擇拜中書舍人既長子如姻戚
數在參謀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
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書憲宗輔政
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太子如賓僚
元又進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
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尊之幾事
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即真病卒世
祖乃在三臺飲酒文選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
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為世所鄙然亦
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及官高
任重便大蹶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目
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很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
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公何肅宗除領軍
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品閱簿領試令口
陳子琮聞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
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
導太子轉庶子大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

德正感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徃正人以卿心
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苗門侍郎領主
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
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
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
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
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
疾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
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

王公有貳心意欲普建

涼風堂然後與公詳

議時太尉錄尚書事

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

幄之謀子琮

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

定遠心其

篤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

因谷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奉

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今在內貴臣

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田共事殊不得

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

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

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變成太后干政說

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

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

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為

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

授吏部尚書其妻行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

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

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

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又子琮舊所附託卑辭

曲躬事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士琮檢校

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

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

生間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也

絞殺之子士開微有識監及位望

擢引非類以為深文縱其子弟

又專營婚媾歷選士門例以官

驗子慈正赫連子悅士士欣勃勃之後也

功為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為刺史京本
尔朱心腹丁悅勸景起義景遂以除林慮守世
宗往晉陽此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
武安二縣土一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
屬魏郡則地一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
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曰民疾苦不敢以私潤
負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勅依事施
行在郡滿更徵為臨漳令後除冀州刺史于時
新經河清大水民多死親加恤隱戶口

益增治為天下之景又為都官尚書鄭州民八
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
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
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矜物
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
靈芝之魏壽陽今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
或薦於高祖命其書外兵書其執文帳邕言言
計彊記默識以幹濟元知推為世宗大將軍府

參軍及世宗崩也 出令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
四方夜中必心已文正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
祖頻年出塞色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開明承
襲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結無不
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音或於御前簡閱雖三
五千人色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色摠為諸節度事畢
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色手引至太后
前坐於一榻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色疆幹

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絲銀帛 色非唯疆幹也
然亦善揣主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
彌重顯祖又嘗對色白太后云唐色分明疆記
兼有軍機大事予作文書口口一處分耳又聽受
言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言
鼠皮衣賜色已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
年從幸晉陽除 示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
顯祖嘗言登音子 寄望并州城口此是何等城
或曰此是金城邊 范六府之國 帝云我謂唐色

是金城此非金城也
此其見重如此其後語也曰

卿劬勞既久欲除
卿作州頌勅務導之更求一

人堪代卿者選立
云此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

不可得所以遂之傳
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

責侍臣不稱曰日者
親卿等舉措不中與唐也昨

奴其見賞過多此
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

華林園射特賜金
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

統初除侍中并州
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也

以言民教習田獵
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

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為起

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也曰朝臣未有帶侍

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

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却遷石僕射又遷尚書

今六官皆王錄尚書事唐周師來寇丞相高阿

那率兵赴援也配割不其從允因此有隙肱

譖之遣任中解律存卿宜日言讓勿畀林止尋

釋之其事詳幸晉陽勅存卿惣知歸兵度支事

多亡法不加也色自恃從朝朝以來常典樞

西歷 六帝恩遇 六重一日為孝卿所輕負氣
鬱 邑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邑懼
那 詔譴之恨射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曹婁
敬 顯等崇樹 女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邑遂降周
依 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邑性識明
敏 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
士 四方勇勢疆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麗
糧 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有
侈 塵不費記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邑度支取捨

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年
陳 訴越贈元詞謀條數甚多出入為憲臺及左丞彈
糾 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
望 參軍平濤並為徵官錢遠限邑各杖背二十
齊 時宰相未有過捷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邑
三 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
州 刺史次子君徽中書舍人隋順義二州刺史
大 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邑降因伏
法 齊朝因高祖作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

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成歸尚書唯此一曹
不廢令唐邑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遷建
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別二省事
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
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
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
清二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
匹在五臺山北朔谷中避賊退後勅建就彼檢

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
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以便
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啟知勅許焉戎乘無損
建有力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
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為重建與唐
邑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
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
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為州郡主
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

世以為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